

比克多尔堡

乔治·桑著



1565.88/1

17206/19

比克多尔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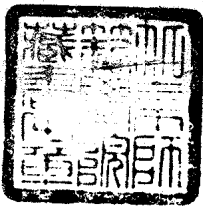
〔法〕乔治·桑著

罗玉君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272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760724

比克多尔堡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6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5}{16}$ 插页2

1980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0,000

书号 10019·2966 定价 0.31元

出版说明

乔治·桑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女作家，她的真名是阿芒汀·奥洛尔·露西·杜邦，生于一八〇四年，死于一八七六年。她是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她热爱劳动人民，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她一生写了一百多种小说，还写了许多戏剧、论文和童话。她最著名的作品是社会小说《安吉堡的磨工》、田园小说《魔沼》、《弃儿弗朗沙》、《小法岱特》和童话故事集《祖母的故事》（其中包括《说话的橡树》、《比克多尔堡》等）。这些作品使她在世界文学中占着重要的位置。马克思在自己著的《哲学底贫困》前面题词：“献给乔治·桑女士”，说明了革命导师对这位女作家的崇高评价。

《比克多尔堡》是作家在老年时期为孩子写下的许多童话中比较重要的一篇。作品引导孩子热爱生活、自然和艺术的美，培养他们忠实善良、刻苦钻研，虚心上进的优良品德。虽然也反映了作家寻求

理想道德和情操的空幻的憧憬，但仍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读物。

这个译本是一九五七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祖母的故事》中的一篇，最近请译者对译文作了修订，印成单行本。希望我国小读者能喜欢这本反映百余年前外国儿童生活和思想的好书。

这里的作者序是作者为《祖母的故事》写的。

编 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

作 者 序

——给我的孙女奥洛尔·桑

问题是要知道有仙女或者没有仙女。你正在喜爱神秘的年龄，我希望自然界里有神秘，更希望你热爱神秘。

我呢，我想自然界里是有秘密的；否则我就不会把它们讲给你听了。

我们还要研究的就是那些所谓超自然的精灵、神怪和仙女究竟在哪里？它们从哪里来？它们到哪里去？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这些问题，连许多大人都弄不明白。这便是为什么我要大人也读这些故事，就是我伴你睡觉时讲给你听的故事。

你的祖母

目 次

作者序	1
一 会说话的雕像	1
二 戴着面纱的太太	13
三 比克多尔小姐	28
四 小巴克科斯	43
五 失掉了的像貌	55
六 要寻觅的像貌	65
七 再找着的像貌	77
八 破产	88
九 比克多尔堡的重游	98
十 雕像的演说	109

一 会说话的雕像

这是在荒郊旷野的深处，古时候名叫日阿当省的地方，有一座被人抛弃了的堡寨，名叫比克多尔，它孤零零地屹立在万山荒林之中。它的外貌看起来很愁苦，好象一个人经过了繁华兴盛的时代，现在时过境迁，感觉着无限的惆怅，快要在贫穷、病苦、悲哀里死去了。

可尊敬的弗洛沙尔德是法国南方著名的画家，他乘着邮车，在沿着小河的路上经过。同他一起旅行的，只有他八岁的独生女获安娜，他才从芒德城^①的维西当女修道院把她带出来，正在接她回家的路上。因为自从三个月以来，小姑娘因发育害着间日发烧的病症，医生叫她回去呼吸家乡的空气来治疗。弗洛沙尔德想把她带到他在阿尔^②附近的一所漂亮的别墅里去。

① 芒德是法国洛泽尔省的首城，距巴黎五七〇公里。

② 阿尔是法国罗纳河三角洲上的一个大城，距马赛八十九公里。

前一夜晚，父女两人从芒德出发，为着要去会晤一个亲眷，绕道走了一段路程，那夜晚他们要歇在圣·约翰村，今天人们叫做圣·约翰·德·加尔村的。

这还是在有铁道以前很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一切事都比现在进行得缓慢。他们要在两天以后才能到家。而且因为道路坏，他们走得更慢。弗洛沙尔德先生下了车，在车夫旁边步行着。

“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呢？”他向车夫问道，“是废墟呢？或是白色的岩石？”

“怎么？先生，”车夫说，“你不认识比克多尔堡^①吗？”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它，我怎么会认识呢？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我以后也绝不愿意再走这条路了；这条路坏极了，我们简直走不动。”

“先生，忍耐吧。这条老路比新路短；如果你走新路，在歇宿以前你还有七里^②路要走呢，在这条路上，你只有两里了。”

“但是，如果用五个钟头来走这一段路程，我不

① 比克多尔堡(Château de Pictordu) 意译应作“扭峰堡”或“歪峰堡”。

② 里(lieue)古时的法国里，等于四公里。

晓得我们是不是沾了便宜？”

“先生在开玩笑。两个钟头以后，我们就可以赶到圣·约翰村了。”

弗洛沙尔德想到他的小获安娜，忍不住叹起气来。那是她发烧的日子。他希望在烧热病发作以前能够到达旅店，好把她放在床上，让她休息得暖和些。山谷里的空气是潮湿的，太阳已经落山了，她如果在车子里就发起烧来，那么，再加上夜里的寒冷，和这条老路上的颠簸，他怕她的病真会严重起来。

“啊，这样的路！”他对车夫说道，“难道这条路没有人走吗？”

“是的，先生，这条路原来是为堡垒修的，既然堡垒已经荒废了……”

“它看去好象还很富丽，很宏伟。为什么没有人住呢？”

“因为它开始损坏的时候，继承了它的主人没有钱去修它。从前它是属于一位有钱的爵爷的，他在那里面过着疯狂的生活：跳舞、演戏、赌博、宴会，真是无所不为。他被毁灭在那里面了，他的后人也没有发迹，因此堡垒也不能重建，它的外貌虽然还很壮观，可是有一天它便要从那上面崩坍到河里来，因此也就要倒塌到我们现在走过的这条路上来。”

“只要让我们今天夜晚走过，随它几时高兴去倒塌吧！但是它为什么取了比克多尔这个奇怪的名字呢？”

“那是因为从堡垒上面的树林里伸出来的那块岩石，它好象被火烧弯了一样。据说在古代，这些地方，都遭过火灾。大家把这样的地方叫做火山区。我打赌，你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地方吧？”

“哼，我见过很多了，但是现在我对这样的地方并不感觉兴趣。朋友，我请你骑上马去，尽量快快地走吧。”

“先生，请原谅，现在还不能够快快地走。我们还要走过花园里注瀑布的水库……虽然那里没有什么大水了，可是有不少的瓦块和石头，我应当谨慎地牵牢我的牲口。不要为小姑娘担忧，这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也许没有什么危险，”弗洛沙尔德回答道，“但是我宁肯把她抱在我的怀里；你把难走的地方关照我一下。”

“已经到了，先生，就照你的意思做吧。”

画家叫车子停住，他把他的**小荻安娜**抱了出来，她在半睡眠的状态里，好象开始感到烧热病的痛苦。

“走上这座台阶，”车夫说道；“再穿过露台，你便

能和我同时到达路的转角处了。”

弗洛沙尔德始终抱着他的小女儿，走上了台阶。这些台阶虽则已经破损，可是还有当年的贵族气概，两旁立着很美丽的栏杆和相隔适度的雕像。露台在从前是铺了石板的，现在成了野生植物的花园，芜草从石头的隙缝里生长出来，和当年种在石盆里的珍贵的矮树，混淆在一起。紫色的忍冬树和丛生的野蔷薇纠缠地结合起来；香茉莉在荆棘丛里开花；里般柏雄立在土松和青橡的上面。长春藤铺张得象厚厚的毡子一样，间或有些象花绳一样的悬空挂着；蛇蛋果的藤蔓，沿着台阶，象阿拉伯字的形象，爬到雕像的基座上。这个被野生植物所侵袭的露台，也许从来没有这样美丽过；可是弗洛沙尔德是一个沙龙^①画家，他不大喜欢大自然。况且这一切繁荣的野生植物使得这些台阶在黄昏里特别难走。他害怕荆棘刺伤了他女儿的标致的面庞，他留心地保护着她前进的时候，他听见在他下面有一阵马蹄踏在石头上的响声，和车夫的叹息声，还夹杂着咒骂声，好象他

① 沙龙即客厅，它的意思很复杂。法国十八世纪时，文人学者多聚集于权贵或美妇人的客厅里，探讨文学，纵谈时事政治。风尚所趋，沙龙遂指当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集中的地点。今日巴黎每年举行之图画雕刻展览会，亦称沙龙。

遇着什么不幸的事一般。

怎么办呢？抱着一个生病的孩子在怀里，怎样能够跑去援救车夫呢？小荻安娜表现出她的温柔和懂事的性格，解除了父亲的困难。因为车夫呼叫的声音把她惊醒过来，她明白须得有人去援救这个可怜的赶车人。

“快去吧，爸爸，”她对父亲说道。“我在这里很好。这个花园很漂亮，我很爱它。你把你的外套留在这里，我就在这儿等待着你。你再回到这个大花盆的脚下来找我。不要着急。”

弗洛沙尔德用大衣把女儿裹好，赶快跑下去看出了什么事。车夫没有受伤，只是在想越过那些颓废的垣墙的时候，弄翻了车子，把两个车轮都弄破了。一匹马倒了下去，膝头跌伤了。车夫感到绝望，不断地叹气；弗洛沙尔德虽然生气，也没有办法。抱着一个相当沉重的孩子，在天色快黑的时候，还要走两里路，或者说要走三个钟头的路，他将怎样办呢？他实在没有别的好办法了。他把车夫留下，让他一人去解决困难，首先转去寻找荻安娜。她不象他所期待的，睡在大花盆的脚下，而是清醒地欢乐地跑来迎接他。

“我的爸爸，”她对他说，道，“我站在露台边上，你

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车夫是好的，马受了伤，车子跌破了。今晚我们不能朝前走了。我正在为你的焦急感觉不安，忽然听见一位太太叫着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来，我看见她的胳膊伸向堡寨，象是请我进去。让我们进去吧，我相信她一定很高兴招待我们，我们在她家里也一定住得很好。”

“孩子，你说的是哪一位太太呀？这个堡寨没有人住，我也没有看见一个人的影子。”

“你看不见那位太太吗？这是因为天色黄昏的缘故；但是我呢，还把她看得很清楚哩。你看！她总是为我们指着那道应当走进去的的大门。”

弗洛沙尔德朝荻安娜指着的方向一望，那是一座大得和真人一样的雕像，代表神话上的人物，也许是叫做“款待”的，它带着一种和悦的姿态，好象给来客指出堡寨的大门那样。

“你把一尊雕像当做一位太太了，”父亲对女儿说道，“她对你说的话，是你自己梦想出来的。”

“不，我的爸爸，我没有做梦，我们应该依照她的希望去做。”

弗洛沙尔德不愿意违背他生了病的孩子的意思。他膘了一眼堡寨正面的富丽的装饰，从阳台上垂下来的藤叶，依附在雕刻的花朵上面，显出一种煊

赫的气概，而且还是坚实的气概。

“真的，”他想道，“在没有找着更好的地方的时候，这总算是一个可以安身的处所。我总可以找出一个角落让孩子休息一下，然后再作计较。”

他和荻安娜走了进去，她紧紧的牵着父亲的手，循着一道排列着圆柱的回廊，径直进入一间宽阔的厅堂。实际上，这座厅堂已经颓废到成了野薄荷、白唇草的花坛；支持屋顶的圆柱，不只一根倾倒在地上了。别的还立着的撑持着屋顶的圆柱，柱的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的。弗洛沙尔德并不喜欢这座废墟，他正想退出去，车夫刚好走进来找他了。

“跟我来，先生，”他说；“这里有一个阁子，还相当坚实，你们可以在那里好好的过一夜。”

“我们要在这里过夜吗？即使没有办法到城里去，也没有办法到一个农庄或者一个乡下人的屋子里去借宿一宵么？”

“不可能，先生，除非把你的东西留在车子里，因为马和车都不能行动了。”

“我的行李不算多，取出来也不算难，把它们放在一匹马上。我和孩子骑上另外一匹马，你给我们指点一家最近的住宅。”

“今夜晚我们不能到达任何一家人的住宅。山

路很难走，我可怜的马，两匹都跌坏了；即使在白天，我也不晓得要怎样才能从这里走出去。但愿上帝保佑！最急迫的事是叫小姑娘休息。我去给你们找一个房间，有门和屏风，屋顶也还没有塌下来的。我已经为我的牲口找着一个马厩了，既然我为它们带得有一袋荞麦，你也带得有一些饮食，今天夜晚我们还不至于饿死。我去把你的东西同车里的坐垫一起拿上来，好让你们困觉；一个晚上很快就会过去的。”

“去吧，”弗洛沙尔德说道，“就照你的意思做吧，既然你已经恢复了你的精神。这里一定有一个看守堡寨的人，是你所认识的，他可以允许我们住下。”

“这里并没有看守堡寨的人。比克多尔堡自己看守自己。首先这里既没有什么可以拿走的，其次……那些以后再对你讲吧。我们现在到了从前的洗澡间。我知道怎样打开门。先生，请进来；这里面既没有老鼠，又没有猫头鹰，也没有蛇。等着我，不要怕。”

事实上，他们一边说，一边穿过几间荒废的，破落程度各有不同的房间，后来走到了一间矮小的牢固的阁子。和堡寨里别的房间一样，这是文艺复兴^①

① 文艺复兴指中世纪和近世纪当中的一段过渡时期，即自一四五三年东罗马灭亡至十七世纪开始的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科学均有崭新的进展。

时代的建筑，但是这阁子的正面，却是各种建筑形式的大杂烩，它位置在院子里，形状象是一个游廊，摹仿古代的公共浴池，不过面积小一些，内面关闭得严严的，差不多还没有毁坏。

车夫把车上的灯和蜡烛带来。他敲燃了火石，点上了灯，弗洛沙尔德看见这里面还可以住人。

他坐在一根石柱的基座上，想把荻安娜抱来坐在他的膝头上，让车夫去找垫子和别的东西。

“不，爸爸，谢谢，”她对父亲说道，“我很高兴今天夜晚能够困在这样漂亮的堡垒里。我感觉我的病完全好了；我们去帮助车夫吧，这样可以把事情安排得更快。我相信你已经饿了，我呢，我很想吃吃你为我装在一个小篮子里的点心和果子。”

弗洛沙尔德看见他的小病人是那样的有勇气，领着她来来往往，也帮忙做点事情。一刻钟以后，垫子、大衣、箱子、篮子，总之车子里面所有的行李，都搬运到这古老府第的洗澡间里来了。荻安娜没有忘记她的洋娃娃，在翻车的时候，洋娃娃撞坏了一只胳膊，她想哭，但是看见她的父亲正在为一些更贵重的东西打破了叹气，她便拿出勇气来，不再抱怨了。车夫很高兴，发见了两瓶好酒还没有打破，他把酒带来，亲热地望着它们。